种甜

王晓晖

据说，镇海妙胜寺、爱登村一带曾以种植甘蔗而出名，鼎盛时期方圆几百亩田地都是甘蔗，每年秋季寒露、霜降时节，甘蔗枝繁叶茂蔚然成林，很有些规模。

去年12月，我去妙胜寺村找种甘蔗的人，一路找寻无果，不觉到了邻村爱登，问了田间劳作的农民，说：甘蔗已经收起来了，埋在土里呢！喏，田间那个凸起的小土包，里面就是。

蛰伏了一个冬天。今年3月，我又来到爱登村，但原先看到的那块地已经种上甘蔗，整齐的田垄上面覆盖了薄膜，甘蔗的主人已经在打理边上大棚里的西瓜了。主人问，你要看种甘蔗呀？我弟他们今天刚好在种，就在镇海大道的对面，从边上路口出去，穿过马路就是。

我寻过去，果然找到了正在田间劳作的潘咸现、徐美芳夫妇。夫妇俩是三门人，跟大多数来镇海这边的三门人一样，租地种植瓜果蔬菜是他们的职业。除了甘蔗，他们还种葡萄、西瓜。

吃过甘蔗，却从未看过种甘蔗。潘咸现在平整好了的田地间挖了沟垄，徐美芳在埋甘蔗的坑里挑选甘蔗种，她抽出一根，见外皮光洁新鲜、芽苞饱满，就用刀截成四五十厘米长的段落。“甘蔗芽要朝两边，如果朝下放，容易长不出来。”这似乎是这个环节的要领。犁地、挖沟、施肥、放甘蔗种，期待一场雨，然后用薄膜覆盖。地膜的作用是保湿和保温，等芽出来了以后，需将薄膜扒开一个小口子，让芽叶抽出来。

4月22日一早，徐美芳给我发来一条短信：“我家甘蔗苗长出来了，现在田里扒洞。”她所说的“扒洞”其实就是在薄膜上挖孔，以便让芽叶自由地长出来。

我放下手头活儿，满怀好奇地赶了过去。

薄膜下的小苗已经长出来了，绛紫色的尖尖的芽叶似乎刚从泥土里钻出来，要用手给拨开一个口子，让苗长出来。这样的活无需多少技术，我很快就学会了。徐美芳夸我仔细，又怕我脏了手，不让我弄。她的手由于长期干农活，粗糙、皲裂，皮肤皱褶间嵌着泥土使纹路更加清晰。

那天阳光正好，照在身上暖暖的，我们低着头在地里巡视，仿佛在寻找遗落田间的什么东西。

女人之间总能找到共同的话题，她长我一岁，有一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儿子在北方读大学，女儿已经结婚，有个可爱的小宝宝……说到开心处，徐美芳会从她巡视的那头折过来，让我看她手机里存的小宝的照片、视频，还有那个她引以为豪的从小乖巧又懂事的儿子的照片。

潘家的几个兄弟都在这边包田种地，他们一开始在下河、敬德村一带，后来迁到妙胜、爱登这边，他们以搭在田地间的简易房为家。从三门到镇海这边已经有二十多年了，甘蔗也种了二十多年。

由于甘蔗的芽叶出来时三三两两，萌发时间有先后，所以，这种“扒洞”的活还得再来干几次。那天临收工，徐美芳说：“我家地里的篱笆门是虚掩的，你下次什么时候想来，自己开门。”

一般三月下种，到霜降前后收割，甘蔗的生长周期大概是八个月。在此期间，跟其他农作物一样，施肥、除虫等步骤一个都不能少。徐美芳说，中间还要修一次叶子。给甘蔗去叶皮，以保证甘蔗充分接触阳光长得又粗又壮。

于是，我一直惦记着，生怕错过了打叶子的日子。

6月28日，我给徐美芳发去一条信息：“徐姐，甘蔗叶子开始整修了吗？”“我在卖西瓜，一个多月没去甘蔗地了，也不知道长得怎样了。要不你先去看一下？”

7月19日，我去骆驼新城办事，回程时走了一站路，去甘蔗地巡视了一番。甘蔗有半人多高了，叶子长得极茂盛，田垄里养了水，甘蔗生长期要保证水分供给。我发短信向徐美芳汇报，她回信说：打叶子还得一个多月。

9月14日，第12号强台风“梅花”登陆舟山沿海，镇海也受到强风、暴雨的袭击。“甘蔗都倒了，风太大，我们在妙胜寺村大会堂里过夜。你发信息时我睡着了，醒来才看到，谢谢你的关心。”“等天气好了我要去扶甘蔗。”

终于等来了打叶子的日子。9月20日，我赶到甘蔗地的时候，徐美芳已经钻在密密的甘蔗林里在打叶子了。打叶子有利于甘蔗充分接触阳光，变得更甜，外皮颜色更深、卖相更好。看上去甘蔗的长势不错，已经高过人头。

伴着甘蔗叶剥落声的还有徐美芳的说笑声。儿子暑假回来了，甘蔗林里施肥、除虫等活儿都是他干的。提起儿子，她总是赞不绝口，脸上漾着笑意。儿子是这个家的希望，也是徐美芳心里的甜。

熬过一个酷暑，转眼到了秋季，甘蔗也到了成熟的季节。

10月30日，徐美芳说，今天有小贩来挑选甘蔗。早来的小贩可以把整片田地里最粗壮、高大、挺拔的挑走。如果整片地不论高矮、大小都起走，价格还要优惠。每根三块钱或是两块八，为了两角钱的差价，主人与小贩展开了“拉锯战”。按照往年的惯例，为防止冻伤，霜降（2022年的霜降是10月23日）前，甘蔗要全部收割埋进土里。今年气温高，又少有小贩上门，潘咸现说，还可以再养几天。

那天，徐美芳在她的朋友圈发了一条微信：夕阳下的甘蔗林，被涂上了一层橘红色的光。我帮她拍的一个十五秒的短视频。我说写上“甘蔗成熟了”。她说：对，写上，甘蔗可以买了。她笑着说，平时都在地里干活，都不会玩这个。我用我的手机给她点了一个赞，希望今年的甘蔗能卖得好一点。

我无法想象先前几百亩田地是如何的恢宏壮观，如今眼前这近四亩地的甘蔗已经算是这边最大的一片了。潘咸现说，以前家家户户都种甘蔗时，一天有时要接待十几拨小贩，门庭若市，现在仅仅这四亩地的甘蔗，反而少人问津。甘蔗种是自家留的，节省了很大一笔种植成本，但施肥、除虫也要耗费人力、物力，只是这么多年种下来了，不忍心就此打住。

我到镇上几家曾经卖过甘蔗的水果店打听，询问他们要不要甘蔗。店家说，他们也很喜欢卖甘蔗，但卖甘蔗占地方，甘蔗叶子、甘蔗皮留下卫生隐患，现在城里管得严，所以不好卖。徐美芳说，城里的水果店更喜欢卖广东、广西的甘蔗，可以卖到20元到25元一根。本地甘蔗最多只能卖到10块钱一根，那些小贩用电动三轮车装了去，候在乡下的小菜场或者人多的路口。还有就是现在水果店里的水果品种丰富，人们选择余地大，再加上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养生，控制糖分的摄入量，也影响了甘蔗的销路。我则想到了另一个原因：曾经喜欢吃甘蔗的那一代人老了，啃不动甘蔗了。

11月21日，小雪节气的前一天，我又一次见到了潘咸现的哥哥，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。潘家的几位兄弟都来了，还有一些三门的老乡来帮忙。那位妈妈引以为豪的儿子也来了，默默地扛起一捆又一捆的甘蔗。留了二十多年的甘蔗种，今年也不留了，甘蔗要在这几天全部铲割完，在寒流到来之前，它们将被低价卖给骆驼的水果批发市场。

铲的铲，捆的捆，扛的扛……是我想要拍摄的热闹的劳动场面。唯独没有见到最该在此时此地出现的两位主角——徐美芳、潘咸现。就在一周前，潘咸现去世了。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，引起腿疼，医院建议手术治疗，却在手术中意外心脏骤停。

我看到在甘蔗地边上种下的豌豆已经发芽了，一丛丛细俏的藤蔓，在微风中摇曳成绿色的火焰，那是10月30日那天潘咸现种下的。或许，有发生，有出现，有流逝，有消失，这地上的好多东西并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。

“吃哇！吃甘蔗！”潘家最年长的大哥递过一根砍去了根、削去了叶梢的甘蔗，客气地招呼着。

甘蔗清甜多汁，记得潘咸现说过，绿皮的更好吃，比紫皮的还要甜。而那股清甜，此时却阻挡不了缓缓侵入我嘴角的咸涩，越来越浓。

彼岸

史薇薇 作

□诗歌

东门口

海暇

三江口滔滔流水
见证古城千年沧桑
走遍天下，不如宁波江厦
大信不约，讲述着生意经
贸易，钱庄，『东方华尔街』
以谦卑的承诺，把希望盼成
满月

喧哗的江面令人动容
千帆远去，飞鸟为锚链或浮
标
吟出百世华章
海上丝绸之路，浸润时间的
碑刻
襟三江而带五湖
宁波帮
浪潮尖飞扬着商贾传奇

香樟摇摆，风影里龙飞凤舞
灯光璀璨的马路，川流不息
三江六岸更显悠远，诗韵
贯穿千年的梦想与繁盛
东门口，老宁波的记述
还在不断延续

冬至的汤果

柴隆

宁波老话：“冬至大如年，皇帝佬倌要谢年。”日子走到冬至这一天，漫长而清冷的冬夜算是到头了。冬至过后，阳气回升，白日渐长。

古往今来，宁波人重视“冬至日”。入冬后，所谓“冬藏容平”，过凉、过冷的食物就勿碰了。老底子，冬至晨起，家家户户会煮上一锅番薯汤果，舀出一碗供过灶神菩萨后，全家才围在一起分享。甜甜糯糯地吃上一碗番薯汤果，微醺的浆板气息，亦是一等一的古早味。让来年的希望都沉醉在冬日的暖阳里，人就又大一岁了。

中国幅员辽阔，“南米北面”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大特色。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的宁波，自河姆渡时期就以稻米作为主食，汤果自然是米食文化的一种。汤果又叫圆子，但个头比汤团要小，实心无馅，取“团圆”“圆满”寓意，常见为浆板圆子、豆沙圆子。入冬后，宁波本地食俗中，糯米的分量占了半壁江山，而在旧时，填饱肚子为第一要务，而糯米产量较低，所以不会大规模种植。

从前，宁波人把汤果奉为“尚食”，糯米香糯润滑，因种植量少而显得珍贵，一般小户人家只能在正月、元宵、中秋等佳节，全家团聚时，才磨一斗糯米，共享汤果的口福。节俭的巧妇们用杂粮代替糯米，掺入番薯块，或将糯米粉掺入芦稷（高粱），做出一道别具风味的芦稷汤果。

番薯汤果的做法，与浆板圆子大同小异，将水磨糯米粉兑水揉捏，搓成拇指粗细的长条，然后摘成一小段，合掌心搓成小圆球。番薯清洗后刨皮，置于案板上切成比汤果粒略大的小丁，据个人喜好，随意搭配糯米圆子与番薯的比例。灶头火旺后，先投入番薯丁煮至熟透，然后置入糯米圆子，待汤果浮起后，再投入浆板、冰糖、糖桂花等。若要汤羹浓稠些，可掺入藕粉起一层薄浆，加锅盖焖片刻后，香甜可口的番薯汤果成矣。不喜甜食者，可将其煮成带咸味的青菜汤果或咸齑笋丝汤果。

番薯汤果倘若加一些浆板，味道会更胜一筹。宁波话所说的“浆板”，就是甜酒酿。甜酒酿历史悠久，大概是米酒的雏形。《说文解字》中有记载：“古者仪狄作酒醪，禹尝之而美，遂疏仪狄。”那“酒醪”就是甜酒酿。它是一种广泛流行于中国各地的小食，味道甜、有酒味，因地域不同称谓各异，或唤作“醪糟”，或叫作“江米酒”，湖北著名的“孝感米酒”也属甜酒酿一类。

追溯宁波老底子辰光，待西北风刮起，新收的稻谷已入仓，丰衣足食的农闲时节里，宁波人开始搭浆板。搭浆板时，往往把糯米浸过夜后蒸成干饭，遂将其凉在团匾上掏松，不断地拨弄，使饭粒分散。当糯米饭还留有一点温热时，按一定比例拌入发酵用的“白药”，随后装入干净的瓦甑里，手掌轻轻压实，在中间挖一个小小的坑洞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把这只瓦甑放进四周围着稻草的竹箩内，用大棉被裹起来。几天过后，“白药”产生神效，浆板窝香气四溢，又香又甜的“浆板”就可以出窝了。

“困困冬至夜”，做罢冬至夜的美梦，全家人早起梳洗后，一人盛一碗“番薯汤果”，嚼着过夜的“大头菜年糕”，意味着今年的霉运自此翻过，来年自然步步高升，万事如意。大头菜的讲究在于“烘烘响”，听上去直抵脑门，寓意来年生活红红火火。三样美食凑在一起，好比“桃园三结义”，一年之中，也只有在冬至的清晨，才会碰头。

铅云笼罩下的冬日，手捧一碗暖手的番薯汤果，却也吃到鼻尖微汗，伴着瓦甑里浆板醇厚的味道穿透岁月雾霭，依旧清晰可辨、记忆犹新，足以慰藉江南那漫长而湿冷的寒冬。见老天爷放晴，吃完冬至汤果，窗前檐下总会挂出一条条鳗鲞、酱肉，若有若无的腥气，随风飘荡在幽深的弄堂里，传递着年节临近的讯息。

水果罐头

曲水

防疫政策调整后，人们纷纷在家里备起了退烧止咳的药物。其间，某些地方超市货架上的黄桃罐头也成了紧俏货。对此，医学专家纷纷发声：黄桃罐头虽有营养，但如果你感冒，喉咙不适，它是会加重咳嗽的。

然而善意的提醒似乎并没有引起重视，大伙儿还是乐此不疲地购买黄桃罐头，个别网友还调侃医生道：你不懂！

一句“你不懂”，令我们这些“懂的人”忍俊不禁。北方人儿时的记忆中，最好的治病良药大概就是黄桃罐头吧，其实我们南方人对此也有同感：笔者心目中能和“黄桃罐头”并驾齐驱的食品是橘子罐头，当然也有朋友钟情荔枝罐头……反正一律是糖水制作，清甜香美，堪称人间至味，能给病痛中嘴巴苦涩的孩子，带来长久难忘的舒爽记忆。

我小时候，住在余姚阳明医院附近（现在这家医院早就搬迁了）。医院位于市中心，我家离医院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500米，我常见人们提溜着盛满食品的网线袋，前去看望病人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百姓人家都不富裕，探病时还买不起现在那些动辄几百上千元的豪华水果篮，多数人用最为简易的红色或绿色网线袋子，装上香蕉、苹果、橘子以及各类水果罐头。那些罐头，当时在我眼中简直熠熠生辉！要知道，彼时普通人家的小孩，可能一整年也没机会吃上水果罐头。只有等感冒发烧了，迷迷糊糊躺在床上，母亲才会用温柔的语气问你：“想吃什么呀？妈妈去给你买。”我的回答总是不假思索：“糖水橘子，要罐头装的！”我想，可能每一个小孩都曾有过“为了吃瓶水果罐头，而宁愿感冒一次”的念头吧！这种貌似荒唐的想法，医生们恐怕“不懂”。

长大后，或许出于补偿心理，我会不时地给自己买几瓶水果罐头，黄桃的，橘子的，荔枝的，什锦的……一气买个五六罐。拿回家后，就遗忘在了冰箱里。家人见状，不免抱怨：“你又不吃，买这么多干嘛？”是啊，买这么多干嘛！

儿时的橘子罐头算是“贵族食品”，偶尔嘴馋就自己动手：趁着爸妈上班去了，翻出家中的几个小橘子，先剥皮，后分瓣，拿来小碗和小钢勺，将橘子去核后，放在碗里，用勺背奋力挤压。在没有现代便捷榨汁机的年代，这妥妥就是“人工榨汁”。可惜饶是如此提心吊胆，冒着被父母发现痛骂的危险，我所搞出来的“橘子汁”，也只有勉强盖住碗底的那么一点。捧起碗来，小心翼翼抿一口，差点没把舌头酸掉！看来“制作工艺”不过关呀！赶紧去取白糖，放糖、搅拌，再抿一口，感觉橘子味和糖水味完全是分离的……

我问自己：如果病了，还爱吃水果罐头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只是明白，无论年幼还是长大了，每当病痛虚弱时，最需要家人的关爱，一份由甜蜜的口舌之感唤起的情感垂赐！

歌声飞扬

王梁

我的高中生活记忆模糊，乏善可陈，但有一幅画面却异常清晰地印在脑海里：某年中秋晚会，全校师生聚集在大操场，司令台上一位帅气男生手持话筒，清唱《弯弯的月亮》。没有伴奏，没有伴舞，一个人的舞台，歌声笼罩了整个操场，回荡在整个校园。歌声动人，天上的那轮明月凝滞了身影，地上的人们停止了喧闹，只听见身后班主任在跟一位老师悄声交流：“这同学唱得不比刘欢差，以后大有前途。”师长的高度评价引发我一丝落寞，但更多的是认同和羡慕。

那位同学成绩并不好，也不太守纪律，有时甚至参与打架，学校的集会上还宣布过对他的处分，然而因为歌唱得好，大多数人保留了对他较为良好的印象，更有一些女生视他为梦中情人。是啊，歌唱得如此动人，人又能坏到哪里去呢？二十多年后的同学会，我们了解到他任职于邻省省会政府机关的重要部门，娶了省电视台的主持人做妻子，儿女双全……那过人的音乐才华始终在加持他的人生。

我嗓音沉闷，五音不全，初中期末的音乐课，考《苏武牧羊》，被同学们嘲讽“比哭还难听”。鉴于这样的“天分”，我这一辈子似乎从未在公开场合开唱过，连某些必须履行的仪式上，我多半也是嘴巴一开一合滥竽充数。然而，这也不妨碍我喜欢音乐，也就在初中，我学会了吹笛。大学里朋友赠我一管箫，笛箫相通，很快也掌握了大概——既然不能用嗓音直接表达音乐，那就借助乐器自得其乐吧。

我想，音乐尤其是歌唱一定蕴藏着某种神秘的魔力，它可以给一个人笼上迷人的甚至堪称圣洁的光辉，让他瞬间光芒万丈，摄人心魄，所有人际间的坚硬壁垒或许在那一刻土崩瓦解，取而代之的是温暖与友善、欣赏与赞美、崇拜及敬仰，不仅洋溢于双眸，也流淌于心间，所谓“开口跪”，大约便是此番互动的写照吧。

每个人都渴望被欣赏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，给人刻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在我看来，此事说难很难，说简单也简单，歌唱得好就是一条直径。在教师节庆祝大会上，几位新加盟的同事甫一亮嗓，宛如莺啼，或声如洪钟，顿时惊艳四座，从此，他或她在学校里便有了特殊的地位和辨识度。

手机上能刷到很多音乐短视频，不少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歌，歌声一响，旋律一出，许多经历、情感、人物、场景便如潮水般涌来，整个人被一种氛围所包围、控制、融化，陷入其中，难以自拔。“年少不知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”，听着听着，眼泪就出来了。

上月去金华出差，晚上到燕尾洲、婺州古城转了转。金华人生活是出了名的慢节奏，会享受，在一些步行街、小广场、江岸边，不时能看到、听到一些市民纵情高歌，有的还架着多部手机做网络直播。当唱歌成为一座城市流行的健身休闲方式，我觉得那里的人们正在摆脱物质的负累，拓展生活的美学空间。

美食触动于味蕾，大家蜂拥追逐，而对于歌唱，我们为什么不同样热衷呢？音乐能够调动人们的精神味蕾，让一个人的思维、情感、想象力得到激发、共振，把人带至一方或遥远或深邃或广袤的奇妙境地，悠游其中，不可方物。正如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先天失明的歌手杨海涛所倾诉的那样：“歌声里，白云在蓝天上飘过；歌声里，鲜花在草丛中开放；歌声里，我看到了美丽的姑娘；歌声里，我走进幸福的天堂；歌声里，我走进广阔的天域……”